兩漢筆記

六

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東海孝婦之死致旱三年楚獄多寃異時出因即雨
且有證矣鮑昱言之是也但謂始踐天位雖有失得
未能致異則大不可書曰克謹天戒傳曰遇烖而懼
此正大臣沃心納誨之日人主進德修業之端况嗣
服之初乎災異譴告惕然內省無一事之不戒懼無
一息之不戒懼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上帝臨女毋貳
爾心盛德明明天地昭格則所謂寃獄者特發政施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
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
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舜御衆以寬湯克寬克仁周公亦每每主於裕民而
以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為深戒嗚呼居上
而不寬豈為民父母之道也哉先王以德為教以仁
為政固未有不寬者三代衰王道息德不足以善世

而後專以刑罰從事至秦而其禍極矣漢之高文號為寬厚然先王之教化則未講道德之澤則未行而秦俗則猶未變也武宣繼之高文寬厚無復髣髴而秦人殘酷之具乃盡出而用焉或者見元帝柔仁不競漢日以削因謂德教周政眞若無用治天下非雜霸不可豈理也哉光武雖號同符高祖而寬大則不及明帝褊察遂至峻刑其家法蓋有自來也章帝即位而陳寵首及之知所務矣帝能聽納務為寬厚漢

自孝文以後方有此氣象向使沈潛剛克三德無頗教化盛行風俗不變則秦俗至是為之一洗而先王之政可望矣惜乎其末有以進此但知寛刑而不知進德天下之治卒無以逺過於前代或反不及之是可歎也

二年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請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黄霧四塞不聞

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愼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且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至門出不及履此蘧伯玉之敬也新湯侯雖剛彊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人豈可及哉馬氏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

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解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大官之賜衣食則蒙御
府餘資斯豈不可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
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
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
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未冠由於父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踰三年
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

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
聞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衛尉廖等即時
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輙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如
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遵法
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
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
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　四年有司連據
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癸卯遂封衛

人三復敬嘆太后力止兄弟侯封足以見明帝之家法明帝不得后妃之家封侯與政則又以見陰氏之家法氣脈相承源流有自此其識見光武殆有慙德呂霍輩眞何足道哉自當時言之猶未見其效及太后殁而諸馬竟以罪免諸馬免而竇氏之權日盛夫然後知太后之爲不可及而章之家法不逮明亦遠矣故具錄之後世可以觀云

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

不愚詩之教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書之教也廣博易良而不奢樂之教也潔静精微而不賊易之教也恭儉莊敬而不煩禮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春秋之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大體矣抑猶未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其為教則知大體矣六經之旨不必外吾心而他求矣自孔子没孟軻氏又没而此旨寥寥寂然不聞有傳豈特遭厄於秦火而已

哉漢興收拾殘編於煨燼之餘雖加之表章校其同異而當時傳授不過傳註以為學聖經大體人知其有未明也然在楊終尚有是言後世以時文取士殆又不止於章句之言而已爭奇競麗惟恐破之不巧無以新有司之耳目上下安之以為當然曾未有出一言為大體慮者豈不甚可歎哉所幸人心之靈未嘗泯滅聖經具在可證不誣如珠在泥如金在沙燦然錯落光照天地自有時而發露坐見聖心於千載

問遣劒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章帝素號長者愚謂章帝之病則正在不剛耳竇后
寵盛固已大失明德家風一受其誣而殺梁竦二梁
貴人且復以憂死於是竇族驕橫勢薰天矣周紆為
雒陽令而貴戚跼蹐京師肅清果誰之紀綱哉帝也
因而假借之使之不敢撓天子之法豈不大有益於
國體縱亭長有罪罪亭長可也令為天子守法亭長
為令守法輕重猶當知所審安得張皇劒戟之士遽

令諸懷孕者賜服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

罪鄭弘之死激於忠憤徒遣醫視病而不行其言溺
於姦回是非無斷雖好賢樂善外為文具何益哉
司空第五倫以老病乞身五月丙子賜策罷以二千石
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
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
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
終不用也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泰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此大臣所以廣進人

實同一根是以和帝能去外戚之姦而宦官用權自
此始為漢氏膏肓之疾悲夫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賓客收
捕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
踵而成之
揚雄班固豈特兩漢之文章千古之文章也然雄事
莽固事憲皆不得其死學不明義隳喪名節貪榮冒
寵為狗彘行而以區區辭藻著稱後世眞遺臭矣哉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況帝王之嗣將承大統爲宗廟社稷之主者乎和帝以失子之故輒隱秘養於民間而羣臣莫知此何爲者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因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赤子而教已行焉比其稍長即親師傅使聞正言見正行視此舉措繆戾甚矣且天下事變常出於意外遠出宮庭耳目所不及豈保養嗣子固安國本之道乎又況倉卒之際收襁褓之子於民間而立之

羣臣又無知者誠耶僞耶鄧后雖非呂氏比然疑似
之迹禍亂之萌貪立孩抱託疾廢長而不顧天下之
大計可為萬世戒矣
延平元年秋七月庚寅敕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
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
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
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
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

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稾

闕

兩漢筆記卷十

觀此檢敕之詔則鄧氏賢於章后遠矣雖然與其繩法孰若教之以禮與其貴驕而冒禁孰若退而不納於邪鄧氏臨朝首進兄弟定簾大事謀諸禁中日長炎炎卒貽後禍視陰馬何如也愚是以三復此詔太息而書之

尚書郎南陽樊準以儒風浸衰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

新君少主紹承大統而縉紳之論首以崇儒講學為先可謂知所務矣雖然論學而不以堯舜禹湯文武為的非帝王之所謂學也夫告君而拳拳於法祖宗自三代莫不皆然夏祖禹商祖湯周祖文武皆聖人也其學皆聖學也其政皆聖政也其守之以為家法固也若孟子談王道於戰國而亦使之視乃厥祖可乎是故言必稱堯舜而非堯舜之道則不敢陳於王前一脈相承如薪傳火無他道也自漢以下創業垂

統紀綱法度豈無可遵守者而繼體之主建議之臣例謂祖宗不足法則固未可槩準論學而亦獨指光武明帝為標準是焉知堯舜禹湯文武眞所謂帝王之學者哉

永初二年夏旱五月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録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

雨大降

母后臨朝已非古典况親臨獄戸録囚徒者乎司寇得人式敬由獄將使天下舉無寃民苦也受王嘉師淫刑以逞則海宇之廣不得其平者多矣豈一婦人耳目所能遍及逞小慧於犴狴失大體於宫庭非所以為訓也且自臨朝水旱十載盜賊内起四夷外侵陰盛陽衰昭乎可驗而史氏獨書澍雨為一囚之應何哉

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子思亦曰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不睹不聞常戒常懼所以為謹獨之學也凡小人之為不善其始未嘗不幸人之不知而陰為之遂至為姦為宄為賊為盜無所不為楊震不受饋金未為高節而何謂無知之語則誠士大夫律己之端常存此心內省不疚暗室

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大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

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卒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是時朝廷為羣小之窟宅獨一楊震盡忠竭節極言排救上章數四切中膏肓之病若能聽納用其規模

若掌股間物矣是可歎也或曰濟陰王保既以讒廢
太后欲久專國貪立幼年向徽孫王之徒則天下事
殆有大可慮者似亦未容輕議也曰小人出而執國
命豈皆悖繆而天下之權歸之當人心憤鬱不平之
日其所舉錯亦必有深愜乎天下之公論然後時君
世主甘心而聽命焉竇氏之姦不異王莽謂非鄭衆
之力則固未可嗚呼綱淪法斁世道陵遲無大君子
底柱頹波而使小人焉有功於天下太阿之柄因以

不返此愚所以又歎也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士大夫立乎人之本朝凡今日所為當使後日可觀貪目前之徽榮負天下之清議苟一時之寵利遺萬世之羞辱由君子觀之不翅犬豕之處泥塗蛆蠅之

在耋涵彼方洋洋自以為得志吁可哀也已延光二年楊震為太尉耿寶閻顯薦人於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愚每觀此使人唾斥不暇小人情狀其可惡一至於此俱位三公事同一體所宜戮力秉公持正共振朝綱翊扶宗社而乃背忠直而從邪媚權貴而取容一敗塗地禍不旋踵是非善惡白黑昭然因念世間若無公論則盜跖而夷齊矣寵辱之境曷審思焉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隕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大速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鋭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

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曰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又曰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觀順帝一覽李固之對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其是非之心果決不疑如此亦豈不足與有為哉然而固也終被誣陷不能以一朝安無他病在腹心故也當是時宦官挾定策之功后族怙宮闈之寵根據內外禍蟠腹心左雄黃瓊李固

不惟後日之言無自而投而忠州之行固不待變故

甫定之後也大抵盡言難受人情所同朋友有過義

當忠告亦必紆餘委曲使吾言之獲伸而後可以藥

其病縱未遽從亦未至於齟齬尚可從容繼進庶幾

其或悟也譬之醫然不察虛實補瀉之宜首投毒烈

之劑而暴下之元氣一敗勢不可為雖有金丹大藥

亦無所用矣況臣之事君乎文帝愛賈誼辭博一歲

中超遷至中大夫不可謂不逢知主矣大聲疾呼盡

之誠心而公卿大臣尚知有尊君子之美意當此之時斷非委曲不可剛方正直之士雖有甚不平於中且須就其誠心而輔養之因其美意而將順之使君德日新善類無壅遏之歲月何事不濟乃若一旦傾倒以快其所欲言幸而聽納悉如吾意猶恐忌惡指為朋黨不然則將求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不可矣果何益於人之國乎世衰道微阿諛承迎以苟富貴利達乞播間之祭而不知恥者比比皆是埋輪直節豈

易多見然士君子之行世忠君愛國有不容不深長
思者愚是以極言之
右順帝在位十九年崩年三十一
沖帝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尉趙峻為太傅
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人才者國之元氣也梁后臨朝首用李固此意豈不
甚美若一於信任勿有間之使得以展其所藴則雖

德宗社奠安前有定策之功後無居寵之咎不特長
守富貴免於刑戮而宗族親黨亦同保光榮而無禍
矣其為利孰有大於此者乎貪立幼弱禍不旋踵覆
轍相繼終已弗悟可為萬世戒也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所惡
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
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任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
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大尉李固因公假

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李固之斥逐羣小是矣朝路肅清公論允協是宜天下翕然有治平之望然禍根不除而但翦其枝葉同

惡相黨如捍頭目豈一太后所能主張哉賢人君子不幸而遇斯時欲行其志祇以速禍是可悲也

右質帝即位一年為梁冀所弒年九歲

私恩不疑有愧色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雖甚凶逆而本心之良未嘗泯滅也梁冀以弒君之惡挾定策之功殺戮忠賢如割草菅誰得而嬰之至於張陵一叱則跪謝不暇是孰使之然哉乃知夫朝本未嘗不肅亂臣賊子本亦未嘗不知畏惟夫君德不剛小人擅命是以委靡頹敗而不自振桓帝而明於是非不繆於舉錯若陵等輩分處要地朝綱人紀一掃而清之即日可以丕變夫

有處人道之不幸不得行於其家抑豈不可行於其身苟行矣仰不愧俯不怍浩乎天地裕如也焉往而不自得滔滔渾渾行險以僥倖者自古及今不知其幾萬萬欲何為哉欲何為哉

七年郭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灑掃泰許之泰嘗不在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

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此教法之先務也安有用詐而可為人師乎郭泰號當時人物之英茅孟諸人出其陶冶疑若坐進於道師表一時欲驗童子之誠而詐以試之是奚可也貞觀中有請陽怒以試直佞者帝曰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權譎小數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嗚呼唐太

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竟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危言激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易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孔子又曰邦無

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
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不悉廢後必為
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
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
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
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
方猛將及諸將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
之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

潤膚受言最易行又況漢廷竊命弄權習成故事當嗣君童幼母后臨朝之日所以朝夕承迎給事左右者何啻骨肉之相依倚豈外廷踈遠可遽撼揺也靈帝之立甫十二獻甫十四方爾蒙穉未知所適安能挺然特拔為公道主盟也哉為大臣者眞有見乎天下之大勢優容寛假勿遽齟齬於羣小朝廷宿弊徐徐而處之勿峻勿迫遽駭聽聞同列一心以輔養君德為已任尊崇有道為師為保正其習氣發其本心本

狽夜出逐螢光而走忠君愛國之義其舉措顧當爾耶去疾而喪軀去小人而喪天下吁可痛也已

右靈帝在位二十二年崩年三十四

獻帝

九月董卓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

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羿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非可以文欺也位居首相禮絕百僚不能正身以率下推誠以任賢亂賊之心自知負天下之公議而區區然縻好爵託名流為粉飾之具此何為者哉卓誠巨姦無所逃罪也若真能感悟

自悔其非收召諸賢傾心委倚使朝廷之上一變而為君子之規模宗社奠安海宇清晏不特身免刑戮亦可長保祿位蓋愆補過尚庶幾焉而卓則不如是也嗚呼亦愚矣且天下治亂初無常勢君子出處要有定論果賢者耶烏可以小數羈縻也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而但緘嘿固位恬不知恥又可謂賢乎申屠蟠一窮處士耳前不陷於黨錮後不罹於賊網超然遠韻不可衆玷萬世之下與有光榮君子

今留匡弼事埶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操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精兵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心相憑結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説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操曰善即遣使詣奉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都許己已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

備備得荆州而吳蜀之勢始分吳蜀分而江左遂無復可以進取瑜之才略固不敢望之以王佐而一人之身所以係國勢者如此愚故悉言之權也不能討賊以奬王室而乃汲汲稱臣於曹氏未篡之先是又在操下矣回視未晚之言抑何背也偷安一隅臣事亂賊借名竊號終何為哉

十二年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穎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

主之意況四百年帝王之墜緒有能起而續之者而以偏方遠裔外之可乎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簒漢明年夏四月昭烈即帝位于蜀是天命猶未絶人心猶未厭而漢氏之脈猶未墜也愚於曹丕特書曰簒而取昭烈系兩漢之後以備一代之始末且使亂臣賊子知萬世清議凜然如一日庶或知所懼云

章武三年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李嚴為輔

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建安十三年或勸劉備攻劉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又十六年龐統勸取益州備曰今之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旨哉言乎方羣雄競奮狙詐相扼而能作是見也後雖弗克盡如初志此其識慮超遠則固卓絶流俗之上矣故至此曰吐出肺腑炳炳烺烺有如此曹操一生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
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
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右安樂思公在位四十一年景耀六年降魏命為安樂

縣公晉太始七年薨謚曰思年六十六